四書説統

巻十之十三
論語

漢書門 類 八五三七 號 一六五 函 一四 架 一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五三七 號 一四 冊 一五 函 一〇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37
冊數 14(6)
函號 277 8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上論

此述字當與祖述述字参看

名鏡山房四書說統卷之十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按春秋時異端朋興各立門戶以相角夫子懼聖真之不能統一也故特借述之一字以範圍今古分明維持道統的意思○須知不作不是謙詞蓋天地間止有此理古來作者大儒即聖人豈能一毫增加自無所容吾之作耳信而好古正是申明述而不作的緣故而好字又從信字生来此信字正千古相傳之心印也引老彭来做箇佐証正見古来道統原是一脉相承正是述而不作處

衷了。凡曰此章只重一信字。古先聖立教垂世。其精神儼然如在。學者只是不信。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心相孚契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詞。故夫子贊脩刪定。只是有減無增也。故曰述而不作。此是夫子真實語。古人有道。我與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徐徵弦曰張子謂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愚按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湊合處。

附餘 邵堯夫曰夫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皇也。修春秋自魯隱。孫五霸也。○徐徵弦曰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吾夫子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者也。以其心而寓之刪脩贊定述天理而時措之也。若認刪脩贊定是述。便是覩指而遺月。

要知不厭不倦即是默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此章只重一默字。正學脈微密處。默識是從覩聞不交之地。聲臭俱泯之中。默悟默證者也。以此為學則不厭。以此誨人則不倦。合人我而皆驗於一默。最微密最深遠。故曰何有於我。聖人望道未見如此。李衷一曰。看來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既自任云爾。此處又云何有於我。直是加一默識在上地位。自別。王龍溪曰。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脈。虞庭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

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詞乃真語也

默識解 濮貞菴曰默識非必不言只是時時在心上理會惺惺不忘不徒為口耳之學也張南軒云默識非意言所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間者也此即不言而存諸心之說衷了凡曰默識心通乃自得之學若以識為記謬矣不言而記與言而記同是攪塵障覺之事楊慈湖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易曰神而明之顏子不違如愚正是此境此即不言而心解之說

別解 王宇泰曰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

看有字又轉一解

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為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為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即有名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羅近溪曰不厭不倦正夫子安身立命處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竊意當云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默識其中妙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

何有解鄒說更勝

難正與公西華章可謂云爾語相合○鄒東廓曰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脈絡何有句乃夫子掃塵語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朱子曰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脩德故去講學下面徙義改過

即脩德之目也。袁了凡曰脩者治而去之之謂。凡脩德只用減不用增。日用中净除現業流識即是脩也。學者學此而已。工夫至細故須講明。合此之謂義。背此之謂不善。曰脩曰講曰徙曰改。乃是下學切緊工夫。○鄒肇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蓋曰若德之不脩等皆是吾憂。惟日以不修為憂而日求其脩。非有不脩然後引為憂也。

周季侯曰先賢謂聖賢做工夫愁窮說苦與凡心一般此於脩德講學諸語一一大有體驗。吳因之曰學問與造化一般頃刻無停機若工夫稍有作輟這生機便斬絶此等去處更自推干不得

徙改辨

鄒東郭曰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未免向外馳逐。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錯走路逵。必須走轉。故曰改。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學者隨地畫出箇夫子來傳神全在兩如字上○申申是展布的意思夭夭是欣暢的意思物當閑欝之後發生之始初申出而未分披方夭好而未爛熳夭夭即在申申中形容不盡此可想見聖人慎獨之妙

朱子曰學者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王宇泰曰夫子之申申夭夭即文王之雝雝肅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精氣所感形諸夢寐周公不夢則孔子不得為周公也可知此所以有感而嘆也雖然不形諸夢而猶記於心夫子果未嘗一日忘周公也○甚矣與久矣相應夫子以天下之否泰為一身之盛衰張賓王曰即夢也無了東周事業又作何想

戴少望曰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意不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自是箇話兆處張南軒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別解 張子韶詠曰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

附 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王龍溪曰孔子要行周公之事成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為放不下的擔子及至晚年不復夢見周公始全體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矩是也

志於道章旨○此章通是心上工夫即游藝亦為養心勿分內外本末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工夫自住不得莊生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只一志不斷自然有此境界

按此章提志道為綱其說本之陽明確不可易或作四平看曰志曰據曰依曰游工夫一時並到所得雖有淺深實無先後之可言若據筆乘解又提依仁句為綱志道據德是入手工夫游藝是得手工夫并附筆乘曰志於道有二也據於德則得矣猶

有迹也。依於仁則熟矣。猶有仁也。進乎此。則德與仁。皆所不知夫何為哉。唯有游於藝而已。藝即道。道即藝。本不異。而人自異之。唯無纖芥求乎藝之外也。吾必以為知道矣。○按此說亦本之許氏通義。若據舊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

子曰。志於道

袁了凡曰。人須是立志。天地間。至尊者道。孰不知慕。但為種種嗜好所移。遂流浪墮落。學者須志於道。思千古聖賢。只這條路將一切歧雜情趣。盡抹殺。歸併一處。正是全體精神。毫無走漏處。

解雖過高大可參悟

附楊慈湖曰。道。三才。惟有此道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即道。奚俟他求。既蔽既蔽則不可不志於此。故曰志於道。○愚按性體有何名目。道與德聖人不過指點路頭。若悟得徹時。則曰道。曰德。曰仁。曰藝。一以貫之。無名天地之始。

據於德

據德所以凝道。○愚按吾人立志精專。其得力處。必有一番情見為之影見於胸中。此正依傍之學問也。聖人點出一德字。蓋秉五常之性。以立命。方是此念究竟處耳。舍德以為據。便至喪身失命。

直心而行謂之德

非思為便是依

附楊慈湖曰學者孰不知志於道求道於外心不內覺道非在我自非我有德者得道之名道非有物初無實體之可得謂之得者姑以別夫昏不知者爾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而不思直而不習是謂實得非疑似億度恍惚不實之謂也故曰據

依於仁

倫道以仁依即君子依乎中庸之依○依非有工力之可言只是斷此起滅想耳心德渾合之謂仁

附楊慈湖曰仁覺也覺非思為故草木之實曰仁政以明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之妙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一而非二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

游於藝

道形而上藝形而下只是一件○行在水上曰游沉在水底曰溺

吳因之曰聖賢工夫憑他做得滿足還須有一段幽閒順適底意趣方可渾化而不自知游藝云者正使道德仁渾化而已亦不知也李衷一曰君子終日理會心性志道據德依仁豈是空空說玄說妙但未依仁以前工夫見藝與道猶是兩件游藝在依仁之後即仁即藝即藝即仁信手粘来都是道妙所謂仁體物而無不在是也張侗初曰魚活故游於水心活故游於藝游藝正依仁妙處

得言外意令人然

○

附餘唐荊川曰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閒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爾蓋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只是要人竭誠來學的意思不必泥定束脩上分疏○錢弘人曰聖人特借束脩說來全是鼓舞後學之机權曰吾未嘗無誨只是要吾人領會此意欣然自得不徒曰大道為公已也

○

附異湯霍林曰束脩潔己自新也緣平日不肖放蕩禮法之外一旦檢束脩為而來則吾誨之人性皆善不以習二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為受教之地也憤悱從心皆有誠意不啟不發不復三乎看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憤悱是本專心積誠來不以心口字對不啓不發正欲使之憤悱以受吾啟發非以啟發之無益而反生其惑也三隅只是借言推類孫淮海曰機不至於憤悱不及於三隅聖人終不啟發而復教之非聖人有所秘欲學者之自得也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

蔡虛齋亦主此說

附張南軒曰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
異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然啓之發之亦只是舉一以例其餘若
泥象作解終為言詮所縛聖人所以有不復之教正為學者憤
悱地也○賀道星曰學貴切近之悟所謂三隅反者反身自悟

反在學者自心上說

一悟而三者在也所可舉者事耳其悟者理也明道曰三隅言
其近若夫告往知来則其知已遠其所知者亦何物乎推一知
十非知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孫淮海曰喪側不飽以食旨不甘之心為心也哭則不歌以聞
樂不樂之心為心也

中而不宇宜玩

楊慈湖曰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不待斟酌審處
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無窮之義
皆自性中出也

用行章旨○此章前後語氣不必相關只兩兩散說為得周季
庚曰大抵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撅故以此處
則舒卷無心絶不着些毫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絶不露
一毫意氣子路三軍一問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世大機局點
化之亦正要他體認到裡面去也臨事二語此是千古聖人兢
兢業業的心腸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蔵惟我與爾有是夫

行蔵以身言而道在西

朱子曰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蔵唯孔子與顔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内若用之則見成將出来行舍之則蔵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沈無田曰兩句合看方見其妙精神全在二則字上有進退脱洒無一毫係累之意要知轍環周流未嘗不蔵簞瓢陋巷未嘗不行分是素位之學夫子與點正同此意○莫中江曰雖説惟我與爾能如此亦見惟我爾可如此

附解李衷一曰看来夫子此語雖是與顔子亦是發明己意當是時周流四方人都謂夫子急於用而不能蔵故借與顔淵上而發此論直是謂我何嘗有意於行而不蔵亦何嘗必蔵而不行用便行舍便蔵我只是不為固者耶識得我此意惟顔子能之噫嘻夫子之意婉矣○汪石臣曰顔子簞食瓢飲終日在陋巷之中只是蔵的勾當從何處討一箇行来夫子獨以用行舍蔵與他相証正從齋心克己内看出他有這研幾觀變之妙簞瓢之内寔蔵有禹稷事業在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此二與字乃共事之意無悔其立心自擬如此必也二字直貫到者也言我所與行三軍者必是這樣人懼乃謹嚴而持重不是畏縮成是謀出萬全之意好謀而成止完得一箇懼字此以

乎日言不必扼定行師上說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此節設為必窮之路以開當世之迷要得設言虛活口氣實說便非註中命義理字俱不必用姚承菴曰求富而至於執鞭亦是夫子究其枉尋直尺之勢所必至者而言非謂雖辱之甚亦可為也如字非疑詞乃倒邊的口氣所好是胸中自得處從好者以之為主而吾隨之也所好上着一吾字最有味獨玩本来馳求盡歟○朱子曰言富而可求便見富本不可求矣君子羸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此即研義之學

○子之所慎齊戰疾

輔慶源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曾氏曰鬼神怳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袁了凡曰齊者禍福之機戰者存亡之機疾者死生之機聖人不謹其已發而謹其初分是故慎之丘毛伯曰其慎齊也非倖福是不惕神其慎戰也非怯歟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附異 李九我曰齊戰疾是形容孔子戒慎之象非謂惟此三者加慎也易曰齊戒神明言齊也詩曰戰戰兢兢言戰也易曰無妄之疾語曰三疾孟曰寡人有疾皆疾也張元長曰豈其齊耶豈其戰耶豈其疾耶抑何戰兢惕厲之至也若不以心而以事將

聖人亦有不愼之事乎哉

○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徐儆弦曰夫子之心原自有韶在故聞之而即感天機之相迎也不知肉味要摹寫他心與樂契而妙於忘的光景不圖句不是前此未信今始信也乃深幸已得聞之之詞○沈無回曰夫子賛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門人記夫子聞韶曰不知肉味皆形容不得語蘇子瞻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如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志遠見其黙然而黒傾然而長其於舜可知矣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附解袁了凡曰此是仲尼好學處乃是萬世學古的樣○徐岩泉曰天地間凡形氣相軋而成聲如風行雷轟川鳴谷應草拔木撼禽語蛩啾皆韶也韶在千古如一日斯理初未嘗忘舜得真機而作韶以宣洩之耳故舜不在先孔不在後作者非舜聞者非孔皆天地自然之妙也

○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衛君以子拒父其為不順孰不知之冉有乃有此疑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夷齊一問非是爭遜上較量要曉得子貢發問精神全在怨乎二字上○朱子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

心而已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逸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㮇杌之處這便是得仁

吳曰之曰冉有子貢之疑決非嫡孫當立之說既拒親父何論嫡孫但當時蒯聵以殺母得罪於父晉雖納之衛人不以為君而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輒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為重或者父子為輕頗悟如子貢而未能決以此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所係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絶矣怨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時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父之後繼思前日之讓幾成亡國大釁能無怨悔不知先人世守之土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彼仲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視尊父命重天倫此猶其小者耳由此觀之衛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明矣故曰夫子不為也

丘毛伯曰天下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國是衛人但知國不可無君故當立輒乃輒視蒯聵父子之倫已澌滅盡矣智如子貢而不能釋為衛君之疑則君之一字誤之也向来說衛以父子爭夷齊以兄弟遜其事可反觀不知夷齊之所急原不在兄弟而在父子夷欲尊父之遺命而齊亦欲善成其父之治命如兄弟遜國之事小則兄弟輕君仍重惟全父之志大

故寧可無君決不可無父必如是而可定衛君之罪可明夫子
不為衛君之心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首二句乃夫子設言處窮之境非寔事也凡樂待境而生者亦
逐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於心故雖疏水曲肱而樂
亦在焉浮雲富貴亦只是此樂趣耳我字正對浮字看朱子曰
樂亦在其中此樂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
遇熱不怕遇寒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
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豈以貧富

若作軽富貴想便是矯情

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
陳白沙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薄不義也非薄
富貴也富貴若以義而得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
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張雨若曰看
来只不義二句便是樂了若被外邊一動裡邊多少勞擾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章是發明易道之無窮而不可不學意當以易字為主易者
變易以從時人生動靜酬酢時時是易順天時行便是學易便
是無過大字不必泥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須以工夫說翼疏
曰易者吾心之陰陽動靜也動靜不失其時易在我矣自強不

息所以欽其功也

附別解 楊復所曰乾卦六爻潛見惕躍飛亢吾人當下一時具備一友曰學易甚難須師指教師曰易既稱龍龍讀易否其友咲曰未也師亦咲曰原來即此觀之可見聖人之學易原在爻畫彖象之外自有印合處大凡形迹之過小心體之過大學易而無大過全從心上理會夫子他日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深於易者乎五十字只依舊說

周季彦曰學不探原縱依傍道理終滯格套其於天地變化之妙吾心無思無為之體終不相合此便是過夫子真正覺得性體圓融理事無礙些毫意思了不可涉故深有味於易而言之其在知天耳順之時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按雅字訓常字分明是経常之言對異端曲學看下面詩書執禮正應一常字全重切於日用意理亘古而不磨言大雅而非誕此亦是為好異者之儆 或曰三経之原本出人心人心之理皆載於経夫子以先王之訓示人總帰到心學上来須在人心上描出詩書禮勿止在経上発揮非有意雅言也経自不離於夫子之言也記者從旁窺之若以為雅言也

發憤章旨 通章大旨只學而不厭一句道盡然口中却不露出學字憤樂雖對說樂却從憤来通章當以發憤二字為綱祝

憤是生意奮動處故樂

石林曰出迷入悟關在一憤小憤小徹大憤大徹不憤不徹惟孔子而後憤憤而後為孔子今人飾一行作一解便耿耿在胸中謬以為如是如是其何能憤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發問已有高視孔子的意思子路不對將益重其疑矣在夫子則以接引為心故自道為人之實以曉之

子曰女奚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奚不與云爾相呼應俱是代子路說開口說其為人也四字便有無以異人的意心之激昂處為憤人心之活潑處為樂樂就在憤處見之不必分已得未得不知老之將至就在上憤樂字內看出非另推一步亦不必說憤樂相乘云爾者無他之詞李延平曰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〇湯霍林曰為人為字重看發憤便是他為人處

王龍溪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憤是求通之義樂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相為流通纔有些子邪穢渣滓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為一毫私意所攪以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

附別解 楊慈湖曰孔子惟言憤不言所憤而為之者何事惟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憤殺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所謂樂者有時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者此意惟聖人自知之當知夫發憤忘食非用力樂以忘憂乃有天樂人心可知道心不可知人樂有盡天樂無盡可知者有久暫不可知者前無端緒後無終止生死尚不能入而況於老乎

姚元素曰高峰云但盡平生伎倆憤將去自然有箇悟處愚謂此正孔子發憤之憤也到悟後只有一樂不知老之將至正形容樂之不已非憤樂循環之說○沈無回曰云爾說得尋常平易此等處俱聖人自不知覺發洩出來不知愈平易愈不可及

而之字不可着思議

○晦翁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更無止法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章只是勉人以學不是辭生知之名○李九我曰聖人無所不知人即說是生知不知也從學來便少不得從聞見入但聖心無遮蔽獨契於心自然孜孜汲汲雖聖人亦不知其然所謂學之不厭也蓋當時以聞見為學而又以不學而知為聖人連生而知之都認差了故聖人自道其實如此○按千古學脉惟此良知一脉相貫好古者契古人之心也兩相印合處全是觸發自性之靈光若止是向人求乞便天地懸隔○敏以求之

正見其好處無而僧湯霍林曰說者俱云我非生知由敏求乃
有知聖人謙意以者也二字煞却求之不曾打轉知上
羅近溪曰吾人一點靈光上燭天下燭地上照無始下照無極
此知之外更何有知然此知從賦予之初不思不慮而來人人
一生人人一知特人人不學便不能保其不思不慮之常所以
生知便失聖人學便能完不思不慮之體若見以為生知而實
非生知也古人義理或顯於有言或隱於無言無非所以喚醒
後人之知好而求求而敏直是以古人之心渾為一心所以靈
機頓開性真洞朗而於元初不思不慮之體合焉豈誠生而知
之者哉後世論聖者不以好學尊聖而以生知尊聖亦淺之乎
觀聖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答述曰語主教人說高中玄曰怪懼人之惑也力與亂懼人之
逞也神非人之所能知然不語而已紀之謂何曰正惟聖人能
不語也如伊川每遇怪異必力破其無意非不善然無訑之辯
人必不信故知不語之為妙也
附別解 陸象山曰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力與亂分明有神怪
豈獨無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茍不明道則一身之
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註中一善一惡要活者

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上舉三人以槩交接擧行以槩日用擧善不善以槩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為心則擧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莊忠甫曰人人皆吾師特患無心師所謂心師者擇善與不善若是也善不善在人擇之者在我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語曰聖人無死地脩德是也夫子直援天以自信信其在我者而已故曰桓魋其如予何然則曷為微服而過宋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謂信其在我者如是已耳如曰人事不可不盡非夫子自信意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曰我曰吾曰丘皆是聖人現身說法處精神全在是丘也三字上吳同之曰二三子儘力尋個仲尼只在口角上尋便當面蹉過夫子把自家指點與他說道這纔是丘喚轉路徑令他當下便見○按隱字正相對顯字看無隱者無可隱也即在吾爾而字內見之無行猶云無往作虛字解蓋道體觸目而在正欲學者會其天機若就作止語默上體察箇聖人與言語觀聖人者何異○焦漪園曰孔子非無隱也欲隱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

潛點群逆全在首句

欲不與而不能也擧手下足無非道場一談一吐盡成妙法此

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

附解 別謝顯道曰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

聖人烏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隱聖人亦烏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

為有隱乎我者也

附餘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

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

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頓悟其旨

寶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為具體盡

平生力量只道得聽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

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以此觀之聖未嘗廻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

四字方有著落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湯霍林曰四教有由博漸約之意亦非分作四處教蓋言夫子

以四教一起教人也忠以心言信以事言體用之分耳愚按

聖人立教本末一貫而人之根器不齊聖人各因其所性之偏

以施補救故或教以文或教以行或教以忠或教以信隨人之

所自得而曲成之是乃所謂四教也

見聖章旨 ○此章總重在有恒上蓋見聖人以屬道統此是夫子本心聖人不可得故從人心上尋箇聖真出來使人人認取這點本心之真以為作聖的根本末節概人之無恒正以思有恒要得聖人屬望口氣

周季侯曰聖脉到底不絶陽明先生所謂滿街皆聖人也夫子此論見得人有恒心便人人具有聖胎人人可做聖人却自被習心埋沒將聖人種子撇向深坑豈不深可痛惜全是要人惕然自返之意夫子發言之旨全在末節而斯可矣正從難乎有恒句發脉

恒有常意不訓久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不就神明天縱上說要從實心而造其極者言方於有恒處為真切不得而見非言聖人之難正深冀聖人而慨然發此也君子以脩言善人以質言有恒以基言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而吾不得見俱不得而見之矣得...

○

恒心這是人皆可以為聖人的真脉夫子以見聖之思寄之於此正謂大人之心在赤子身上也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為有為盈為泰只是虛描他一箇粧點的模樣為處便是無恒不必說到難繼上○倪伯彤曰舊謂知無恒之失則知有恒之義非是只是傷世之意勉齋謂明夫有恒之不可得見也得之王永啟曰有聖人之心有人心之聖聖人一其心而成聖學者不二其心而近聖有恒者自忘其與聖合居心常歷於君子善人之後不知已足幾聖人無恒者自昧其與聖離造事常凌駕於善人君子之先不知且難乎為恒人

若說有意便落佛氏「法門

附異徐自溟曰亡虛約是人心之本體也能葆其無斯可以融天下之有能涵其虛斯可以君天下之實能守其約斯可以居天下之泰若任意作為日添以智故日騁以技能機械雜其中而純白以散非復空洞不著之本體矣

○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章妙理全在聖心與物相忘上沈無回曰聖人渾然仁體發皆中節與衆同釣釣自不綱與衆同弋弋自不宿謂聖人有一念不得不傷戕心不是謂聖人有一念曲加還育心亦不是自然而然方得無意無必的道理

王弇洲曰釣而不綱廉無忝乎弋不射宿靜無忝乎豈惟得聖

一說作字是述而不作之作更詳之
提字述屬心說未到行上一

人之仁亦所以教物也蓋云貪則取之動則取之以戒世之貪
淂與妄動者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此章是夫子借已立說以引起當求知之意多聞而下是示人
以求知之方不在夫子身上說不知而作只要發出知不可已
意不重我無上多聞二向重擇識上從聞見收向心裏來正見
聞見即德性非屬口耳之學擇識是吾知體此知光明不必更
有求知處曰次者言除却生知就是這箇知含聞見無良知也
工是指點人求知方法○張南軒曰聖人之動無非實理其有

陽明龍溪
論未明服

不知而作者乎然知非易至故又言知之次使學者有所持循
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徐玄扈曰聖人教人擇
識多從外面聞見上逐件收入向內到那融會貫通處道理打
成一片這纔是知若只會聚許多聞見在此便屬口耳之學○
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
附辨周季庚曰聞見上無知却能觸發吾知若不從聞見上做起
功夫有何着落惟實實參驗將此一點靈明充拓開衍隨擇隨
通隨識隨徹我之知纔不墮落懸空纔有寔記不知而作正犯
了自謂上知的病夫子特特為他下這一劑次對生知而言入
門雖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故曰次不是落第二乘話

頭

附異王陽明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識得學問大頭腦則凡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其知未免從依傍而入便已落在第二義中故曰知之次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不由於聞見耳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此章蹟

潔已章旨 按聖人接引後學其心惟恐人之入於不善即自外於吾教者猶且委曲開導況夫慕道而来即此向進一念已開自新一路若須峻其宮墻令人望而即阻反堅其不肖之念矣聖人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意也若正說待物之洪猶是邊見

潔字不必看得太深

互郷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難與言是自道自是習以成俗者即見他無益所以門人疑惑

童子正天真未鑿故習不碍性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本文原無錯簡人潔已下正申說上與進意據他進見即是向善念頭便謂之潔此正聖人善於引接人處 愚按吾人本来

面目原無一毫夾帶故習染雖污當體可以立洗聖人與潔之念不惟許其自新并可破吾人等待之見

附　舊依註人潔句作頭中四句平對惟何甚句作尾甚無追既往逆將来二意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遠乎哉乃喝起之辭下正實言其不遠在我字體認我者仁所凝聚之我仁者我所主宰之仁我欲仁是將我本来靈机自為提醒處就是仁故曰仁至欲字勿看太深只是一念覺悟耳此蓋為已放其心者發

袁了凡曰仁本在心所以放而失之者誰所以反而求之者誰

昔說更精

乃我也故自我而欲仁仁即在我前念迷即非仁後念覺即仁只在一念轉移之間欲即是此仁之覺覺即以此心之仁先儒有以覺名仁者正於此處見得○開至若来至之意朱子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爾如易言来復實非自外而来也○張南軒曰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管登之曰仁者只是無我從仁起欲便不為軀殼着念將身寘在天地萬物之中了無間隔便是仁體此是孔門頓教

附　顧涇陽曰波與水無二相欲與仁無二體夫子先拈出箇欲字是就工夫上點出本體要人知現在便有下手處斯字極緊

一念之動既可證仁則念念之動俱可證仁人斷無無念之時何不一自醒也須得提醒語意

知禮章旨○此章當提禮字為綱全君正所以全禮徐自濱曰昭公娶吳一事是失禮到極處然昭公未嘗不知也何也駕子以諱姬係吳以為宋此是公一點是非之本心未嘗敢自沒沒處則是此心之天理猶存也娶吳之事或者亦齊景公涕泣女吳之勢也乎則其情尤可原也據其情勢有可原而諒其本心尤未常泯則孔子焉得不以知禮稱之故孔子始終不敢明以公為不知禮且直任為已過耳君子不黨之心乎於夫子始終之言益知之

諱之二字指昭公說若據吳氏說當時識譏之語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只據大槩而答都是圓圖語與諱君失意不相干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李衰一曰君子亦黨謂別人無足怪乃君子如夫子而亦如此黨乎蓋深訝之也其言雖若不滿實有推尊意在且亦疑而未達不專是譏辭○子宋姓也又係吳以別之冠吳於孟之上則別之以國名見其為吳而不為宋綴子於孟之下則假之以宋姓見其為子而不為姬不知吳亦姬姓而孟又非宋女終自難

註中取與二字不必

掩。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苟有過三字是聖人冷語不沾定在黨君上說有過必知正是可幸處張彝叟曰同姓不娶周道也昭公明知故犯只是不能守禮原說他不知禮不得夫子不以知禮之答為無過而又不掩其過之何如則既不誣天下人之公論又不失在己用意之忠厚真化工之言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此聖人樂善無窮之一端特借歌以見之反之者盡其善也亦所以不亂其善也和之者取其善也亦所以深贊其善也只此一反一和有許多委曲在○許敬菴曰夫歌者直言而陳德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義大矣古之君子琴瑟在御歌咏恒有之善者發於性情中乎音節也

附餘王龍溪曰古人養心之具無所不備然琴瑟簡編舞蹈皆從外入唯歌咏是元氣元神欣合和暢自內而出乃養心第一義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只是詩言志歌言永四德中和皆於歌聲體究陽明先師嘗云學者悟得此意直歌到堯舜羲皇只此便是學脉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此章總是勉人尚行意、文不專是言、易曰君子以懿文德、即所謂夫子之文章是也、躬行有闇然實脩之意、躬行纔成箇君子、是渾成話、莫字作或者二字看、徐徹弦曰文非不足貴、但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則在躬行、而文非所先爾、躬行即是文之根於心處、不曰不得而曰未之有得、必欲見之躬行而後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周季侯曰夫子正要以仁聖引人、如何自家反着推千、正為世人看得仁聖太高、似終不可學者、故接引之、曰若聖與仁吾豈敢獨便到、却此不厭不倦㦲可自盡、是人不必生而聖、仁而聖與仁未嘗不可為也、蓋把一段孳孳不已精神點與人看、正欲人體此為入仁入聖之門、若字與抑字相通、絶非推調口氣、李東一曰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為學者事、從為與誨上說、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仁聖者從不厭不倦上說、王觀濤曰弟子泛說、正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上

心之精神是謂聖、心之德是謂仁

袁了凡曰聖人盡己盡人、原不屬兩念、當其為之處、便有成不獨成的念頭、及出以誨人、正其一體中自不能已處、若分而為二、則人己便相間隔、容不免有厭倦心矣、故不厭倦、真是無人無我、徹始徹終的境界

從為誨合一處看不厭不倦更得

存禱之說亦可以警世此聖人以神道設教

鄭申甫曰不厭不倦乃天機不能自已處非思為之所能及以其一團生機自運如天輪然終日運旋無有停息若着人力推撥縱勤終有間歇時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真不厭不倦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沈無田曰夫子不言無禱之事而曰有諸令其思禱之理也曰丘之禱久矣是自按之辭所謂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中玄疑其自負以抗神明過也

朱子曰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子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徐鴻洲曰夫福善禍淫理之所有禳究祈祐理之所無聖人不無所有使知照鑒不虛不有所無使知淫祀無益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此章不是平較箇奢儉的利害全是即儉形奢極言奢之為害以維持世道意蓋說出一箇不孫便是最緊葉人心處春秋防微杜漸以此○奢儉不主禮說本文無禮字亦不在心上說只主世風言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於不可無文采故與其不孫也寧固全是隄防人心之狂瀾有懲驕抑僭之感

盡理欲二字是推原未必添入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此章是摹寫兩人心境而境遇自在其中蕩蕩全從坦來要於平字中見出寬廣意戚戚之上加一長字便見一生營營處○徐儆弦曰君子檢束中受用活潑小人放浪中自沉苦海○翁子先曰君子之心無一物罣碍逆境亦自洒落小人之心多私欲牽拘順境亦常拂鬱○羅近溪曰形骸雖顯而其體凝滯本心雖隱而其神圓通小人長戚戚者務活其形君子坦蕩蕩者務活其心○孫淮海曰去了長戚戚之心便是坦然之境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章溫良恭儉讓一例看只是一箇夫子極力摸擬只是形容不盡厲與不猛與安所以見溫威恭之妙自然中節無相濟意○王宇泰曰溫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妙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

莊忠甫曰天地劑陰陽之和而成聖聖人劑仁聖之中而成德劑則無不有也故天不可名堯不可名孔子不可名昔壺立先生之杜德機也如怪如濕灰其為善者机也忽為天壤忽為地文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也今溫厲之說弟子豈嘗見其善者机乎

四書說統十卷終

此為定論

石鏡山房四書說統卷之十一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此因周有天下而追論之辭當時泰伯只一讓國然使伯不去則今日有天下者乃泰伯之子孫也伯惟力辭天地神人之眷而併其子若孫亦無復戎衣一着之憾是不僅以國讓其弟乃因以天下讓於商也當時民且不知其讓國又安知其讓天下乎即泰伯彼時亦不知後來有天下亦非忠商而有心讓天下夫子自後追論之故如此○德之至在無得而稱上見出然惟無得而稱正協泰伯之心若有心迯位而并有意迯名亦非至

據此解則周與天下乃通稱然天下二字畢竟無着諸

德。

附辨 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之不為狥王季受之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

諸解附

鏡震川曰太王誠不勝區區之愛欲傳季歷然太王賢者終勝其私心以與義也泰伯逆探其微意而先去之托於採藥毀形自絕使太王不得已而傳季季不得已而有國終不暴其讓國之跡以彰親之過能曲全父子兄弟之情所以為至德○程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讓之也不必革命

按泰伯之說論者紛紛皆誤於實始翦商之一言不知考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二十六祀繼值武丁中興五十九年歷祖庚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又歷廩辛庚丁武乙大丁帝乙以至紂而商始亡太伯雖智亦安能逆知二百六年以後之事而輒以未必然之事為讓哉太王之欲傳季歷不過以子賢孫聖望其國祚之綿洪耳太伯承父志於幾先挈弟以行毀形自廢使欲傳者無舍長立少之嫌受之者忘以弟先兄之跡彼自在父子兄弟間獨若其心者與商家無與也若曰明却侯封陰辭大業則已自處於忠孝而陷父與弟於不義何以稱至德或曰夫

天過虜即 異無禮

子何云以天下讓曰此後人覩已成之勢而追論之假使太伯不行則不以身王猶當追王是太伯當日之國固今日之天下也讓國即讓天下可也非真以天下讓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節文就是禮不可云無禮以節文之勞葸等正是無禮處非下一層王守泰曰恭也慎也勇也直也皆生心之所不能已也當恭而恭當慎而慎當勇而勇當直而直此吾心之天則也吾心之天則總而名之曰禮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就為人上者說篤於親如祿位與共好惡與同皆是不遺故舊如有功必錄有罪必宥皆是 ○ 陳定宇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

楊復所曰上章言無禮不可行而禮必有所自始始於學故曰敦厚以崇禮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能自處以學則禮自行乎其間莊忠甫曰昔夫子嘗對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此章之意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朱子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

得他免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此所謂孝 頌涇陽曰戰々兢
兢乃吾性體流行從此子於懸處如臨如履猶所謂如見大賓
如承大祭而語加嚴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 手足不
是借言踐形盡性正於此驗之吾知免夫此是難免的意思非
倖免的意思

講解附

李見羅曰、曾子聞學之蚤合下便以修身為本故到終來浩然
自慊與孔子曳杖逍遥彷彿一般氣象古云生死咋頭不是臨
時處置

薛畏齋曰、父母生你出来便要你盡這箇道理臨死將這身體
還他方謂之無愧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只為這箇念頭臨死纔
了當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
之身首分裂與啟手啟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刀鋸僇
辱無異

附李漸菴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心怖於中斯手
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之理了然矣故啟手啟足
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為心哉其曰戰々兢々如臨深
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死
生也

附餘真西山曰、曾子之啟手足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

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蕭衛為木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戒兢以自省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孟敬子想是箇留心細務的人故曾子以君子所貴者語之事字正對道字看有司字正對君子字看籩豆二語是形容活話勿泥是因之曰曾子是篤實的人如何只向容貌詞氣顏色上理會三箇斯字是他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這裡斯字猶即字全是平時心上做得箇把柄在故能如此須知遠暴慢等不是道正謂有得乎道則容貌等項都到恰好處衷了凢曰動者自寂而之感出者自內而之外正是整頓的意思俱就臨民時言總是脩己以敬舉一籩豆凢瑣務皆在其中

附參 高中玄曰斯字有力言纔動容貌就要遠暴慢纔正顏色就要近信纔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蓋脩身之事不可放一些空隙也楊敬仲曰或遠或近固有精神之妙出乎其間金仁山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衷了凢曰籩豆分明說事則非道可知朱子曰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看来三者只是非禮勿視四句

倍字作乖戾解不作背理解氣字合

暴慢解　朱子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

辭氣解　袁了凡曰辭由氣出故曰辭氣瞿昆湖曰辭氣二字並重前輩有氣是綱辭是目之說同是一句說話或出之以和平或出之以乖戾故辭之有氣猶顏之有色都要重看

近信解　徐儆弦曰記曰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夫不失色於人所謂正顏色也然所謂哀與不可犯之實必有所在非徒曰有是色而已也此近信之說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通章以克己為主

通章寫出顏子太虛之心體上半截有嘆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合五句看方見渾融虛靜之妙總是形容之詞不可過為分析周季侯曰曾子把自家心照到顏子心境上去覺得其造詣之妙故追而思之不是鋪敘他學問語意全重在若無若虛上但虛無光景無可模寫須索從他好問說來方可想像這段意思此曾子最善形容處也若無二句承上二句點破他心事不作推原說犯而不校正好想像得他虛無光景出但語氣不可粘帶耳從事是不着力語能不能以學之所造言多寡以學之所得言

聶雙江曰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之言有如此顏子

則一無所見渾是虛體○薛畏齋曰人若血氣未定則有能有不能有多有寡有虛有實有人有我若天理中皆無之類乎克己功至胸中更無一物為碍都是天理用事故曰幾於無我林沖宇曰渾是箇若無若虛之心也視己之為能與多皆無矣皆虛矣焉得不問視人之化亦化於虛矣無矣焉得有校

若字別解　按虛無原是本體以其非有非無非虛非實故借若字以顯其妙薛畏齋曰萬物皆是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頻乎所以未至於聖人

不校不校是憂空之象王栖雲曰學道之人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十分工夫便有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相我相勝心作大障碍如何得到心空境界須要重添決裂把自己身心挫在萬物之下常居人後自念千萬不如人然後可以遣却矜勝之心心同大虛則無我也無我則與道相應矣

附異　楊慈湖曰以能問於不能數語書出孔門氣象渾渾融融一片和氣虞廷都俞師濟之風也吾友云者孔門諸賢大略如此

大節如云大關節非節義之節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首三句一直說下以託孤為主而寄命正託孤中事必大節不奪正是可託可寄處看來上兩可以正歸結在下面不可上君

君子一字可味

晦翁亦見得到

子二句只反覆以致嘆美之意非抑揚口氣○

按百里之命或以為民命或以為先君遺命皆非也蓋只指感命而言如云陪臣執國命是也○大節以事變言不指君子身上說

袁了凡曰輔長君不難託孤為難執國政不難攝政為難托孤寄命不難臨大節而不負其寄託之重為難此非卞節所能辨也惟有德者能之故斷其為君子似不重才節上○朱子曰須是才德兼全方可謂君子若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寄托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雖能死也濟得甚事○

弘毅章旨○此章曾子責成士以體仁意只重仁以為己任一句本文雖把弘毅說起然弘毅處就是仁非以弘毅求仁也首節且含蓄次節方詳明之○切勿騎驢覓驢

弘不在度量上說毅不在氣力

王陽明曰仁人心也心體本是弘毅不弘不毅者私欲蔽之耳弘非有所廣而大之也發非有所作而強之也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而不知窮理之本惟擴而大之以為弘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而去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辨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不可不三字是期望之詞若曰心本弘而無外不可以私臨之心本毅而無間不所以私屬之便應有勝私克己工夫亦只在

任重道遠處見非謂先養得弘毅後乃去任重道遠道遠是任
重任頭處看而字自明
用朱註由孰能得弘天者固多成於養者亦大士不可以不弘
毅者貴養也未了凡曰任重道遠各少弘毅不得若曰士必弘
毅乃可以任重而道遠註分貼便破碎○程自遠曰[illegible]毅之弘
非真弘不弘之毅非真毅惟任之遠故重惟道之重故遠
附王宇泰曰此心無限量無始終只為有我便短小了凡民擾
擾皆為我役也謂[illegible]可士則與凡民異矣若不能開拓心胸堅
忍志[illegible]些小能解[illegible]滿了些小窒礙便歇閒了依舊與凡民
一般如何謂之士[illegible]士不可以不弘毅

此等處俱重疊之辨

按前解不可不只在自家心上說其理精矣此說提出士字作
話頭亦是曾子責成意但不可下轉語如云凡民則可士則不
可便說殺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此節正申明不可不弘毅意然亦只據現成說不是做工夫工
夫卻在弘毅二字上徐儆弦曰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纔有
志要幹此事者任仁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有箇千斤擔子須
擔子上了肩纔喚做是任重蓋惟任之而後見其為重也身既
任仁不至於死不已可見工夫更無可歇手處故曰士不可以
不弘毅

附解徐自溪曰重字在己字見蓋人可以分任便不見得甚重為己任云者此在己之獨脩獨詣人所不及致力之地所以見其任之重也祝石林曰以仁為己任與仁以為己任必有分矣識仁者當自別之

興詩章旨○按夫子從詩禮樂上拈出人以學要人把此心放在這三件上還要見得詩禮樂之重今人動曰人心有真詩有真禮有真樂是聖人作経之精意非後人窮経之實學○程子曰興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湯海若曰學詩者常於如臥如寐之中忽有警焉勃焉之思學禮者常於多震多撼之衝潛有毅然確然之操學樂者常於若碍若斷之介徐遊渾乎穆乎之天

附解與註

○子曰興於詩

興於詩與詩可以興有辨袁了凡曰詩有咏此而意在彼者有所陳小而所指大者其喜之若懟其怨之若慕惟其意不盡於言故學詩者常超然感發其志於語言文字之外如寐之忽醒是之謂興於詩

○立於禮

禮只是箇敬立者堅凝之意

○成於樂

樂只是箇和成者渾融之意○儀文非禮立處乃禮聲容非樂

發處乃樂興立成俱就見成說工夫一時俱到
附解 王陽明曰感發興起處是詩執守處是禮和順於道德而理
於義是樂只是一統事
唐荊川曰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為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
為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吾心而有所
待而驗然以興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歛之者不為吾心耶故即
經而心是已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張侗初曰民可使由之相安於粗也不可使知之相忘於精也
相安於粗則人之嗜慾易足相忘於精則人之生意無窮可
使不可使亦自民言之耳不必主在上者說
按知與由只是一件但知必待其自學非可使耳朱子曰由之
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
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
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
徐岩泉曰不可使只是不能使良知各在人心須自致力聖人
無下手處聖人只說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此是勉人自
力徐鴻洲曰異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
附異 一說作反語曰民可使由之矣獨不可使知之乎蓋知即知
其所由一提醒之便昇也

謀論本於申韓

莊忠自曰聖人之治民也其玖有權有實實者聖人之本教也權者聖人之術教也術教者借之輔行其本教者也如教民忠君敬親者實也因忠君而至不得蓄路馬因敬親而至式齋牛使人若曰乎馬且不可犯況其真乎此權教也權者立之以偽而行之以誠使民以為固然而由之可也若明言其權以示人則人以為偽而不肯由矣故老子曰民難治以其知多又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知此則知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說矣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疾貧帶好勇說下不必雙挽

按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兩亂字生於兩疾字疾則不平之忿起而不肖之心生此戒在上之人知禍亂之所由起使之各得其所則稱善矣○然則何以處好勇者曰試其豪舉於職事塞其貪心於利祿然則何以處不仁者曰示之以不測之威寬之以自新之路

此論之為優容者之戒

附餘饒雙峰曰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併諸四夷是力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亂何自而致乎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章戒恃才意只重驕吝不重才美曰如有曰使皆假設之詞沈無回曰器不足以居才雖才美如周公且不足觀況未必周公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其餘不足觀者言渾身都是驕吝耳

亦何足以觀之哉。蓋鄙之也。亦惜之也。○驕氣盈。吝氣歉。若據
程註謂。其病相因。袁了凡則曰。驕者以所有示人。未必至吝。吝
者畏人見己有。或收斂不驕。今驕而且吝。兩者兼蹈之。至異程
註。然渭且字之義。曰其餘者。種種伎倆。原是德性中緒餘。故善
用之則為才。不善用之則為剩技。
附參　或曰。一犯驕吝。其大本已亡。縱其餘做得驚天動地。亦不足
觀。或曰。韓子曰。天生聖賢。非使之自有餘而已。將欲以補其不
足也。若驕吝則是自有餘也。雖餘曷貴哉。○收拾聰明還造化
揔無才美亦周公。　張子韶集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此示人以純心之學。三年亦大約言其積久。然亦是活詞。至字
不必另解。只言念頭未嘗到穀上也。須發他一段清淨的心體
堅凝的志向。恬靜的精神。袁了凡曰。近名之念。即從務實處默
默潛滋。或心下見得不真。則自認以為學境。而渾身已是欲境
謂之至者。不但身履其地。即或念頭默默在此。經過亦是至也
湯霍林曰。不易得。乃極贊其心之純。不是嘆世無其人。則知好
學亦不是枯槁忘世。只是不以利祿動心。即濟世亦是人學亦
是不至穀。

篤信章旨　○此章只重好學善道。而善道又根於好學來。惟好
學。故善道。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全在出處去就上顯出箇學字

來末節不過反言以激之耳非以上為學守兼全之驗下為學守偏廢之弊

周季侯曰出處去就這是士人一生的大局段這局段須從心性上打合若不仔細參研徹底融會縱饒有識有力做成豪傑手段畢竟不是聖賢結果故夫子從篤信指出好學從守死指出善道有這學術識見纔不錯了有這道力力量纔不偏了所以或去或就或出或處之間憑地果決卻又憑地斟酌既非世上一種假局面假機緣可以轉動得他又非世人一種假操持假作用僅取縣附得過方纔是箇真正識力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這種人儘自謂信得過守得正卻不知墮落幾千丈矣

這一章揔於入世上勘驗出人心性功夫只拈學道兩字時解只為把守字對學字便費許多周折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八字貫串分屬最難理會時解皆拈學守二字作眼目不知學字與道字對不與守字對善道之字從篤信來即所信之道也守即守其所信而學者守死善道方是篤信好學之實須將道字提起看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語脈自貫串或曰篤信必須好學守死必須善道或曰好學而善道學之至也篤信而守死守之至也

方文伯曰先曰篤信而繼之好學不是未學之前先去懸空信

件功夫相為用一件不

一件大意言人之為學須先辨一片深厚牢固真誠的念頭耳
舉其所守者帰之於道正從平日學力處顯出亦不到要時：
方尋箇善道須知守死只是形容所守之堅不必坐定死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此節分明承上守死句来正是君子用世之實學徐徴弦曰危
以國勢言亂以政事言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
就不審以及於難則亦徒死而已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
徒死而不足以善道亦豈篤信守道者之所為哉隱見以身言
然身出則道行身藏則道歛其實含箇道字在内
王守泰曰不入不居則隱則見是無死地矣何以曰守死善道
者能之蓋亦謂有此等人便能辨此等事也若不是守死善道
的人貧賤便能移富貴便能淫何以能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哉
蔡氏却說淂支離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此節只是申明上節意不可以學守分屬徐徴弦曰有道而貧
賤無可行之道也即不為能守之節也無道而富貴無能守之
節也亦無可行之道也若邦無道而能汲汲濟世何可以綫富
貴日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章為當時専政者而發只主自下而上者說范氏又自上而

下乃是雜說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僚亦有分守聖言無所不包

徐徽弦曰居位而不恭厥職是謂鰥官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謂越分曠官則非吏越分則非民○李袁一曰謀有干預之意與空空議論者不同

愚按國家設官以分職各不相兼不徒明分守而已正欲專其責於當事者使無所借以自諉耳世惟有越職自逞者反生當事者觀望之念惟謀不出於位之外則人人各專其責各治其事國家既免侵官之害亦無曠官之弊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章之意不是美關雎全為師摯還齊而發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關雎在詩為首章在樂為卒章謂歌大武之章而亂以關雎也即此關雎之亂而猶洋洋可聽則其初之盛可知○

凡樂篇章既成必撮其大要以為亂亂以關雎者何武王作大武之樂而推原王業之根本於文王故以關雎為亂正所謂撮其大要以收之也或曰三百篇皆有卒章卒章皆謂之亂其曰關雎舉首章以例其餘也○常昭曰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侗悾悾質之偏也不直不愿不信習之佚也不知猶云不可解謂其本真盡喪也絕之也憐之也醒之也○莊忠甫曰吾不知之者不知所以名之也狂與不直相反侗與不愿相反悾悾與不信相反相反而又相兼不知是那樣人故曰不知即聖人亦不能目也○聖人貴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二句總是狀為學之心不必作兩層看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失非得失之失猶相失在後趕他不上也李卓吾曰要人如此○愚按學無程途可限若見為已及便是住足地位猶恐二字正描寫如字之神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按有天下不與註解不以位為樂固非時說增出憂勤亦非大凡以己治天下謂之與二聖以天下治天下何與之有只如若天齊政封山濬川舉十六族去四凶皆因天下之自然而已不尸者也可云與乎巍巍所以表其心體也一塵不染適然物外不與故無為而治不與故行所無事○尤西川曰不但戀天下是與即解使去已亦是與憂勤安保守他固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亦是與蓋皆不免為天下所動耳舜禹之心真可謂空洞無一物矣

附舊解　蘇子由曰匹夫而有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

浮此轉解其義方盡

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履脫時無以異故曰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

附解　別王敬美曰說者極力形容二聖憂勤則當云兢兢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樂焉非所以頌巍巍也王摩詰詩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即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太虛意必如此乃可言不與

大哉章旨　○此通贊堯之為君本文原無德字業字王麟洲曰大哉堯之為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容其大曰則天巍巍曰蕩蕩無能名曰巍巍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不容分斷亦無二義而朱子將上下斷抑揚分說若以文章成功為不足道者不知文章成功正是為君裏面事

予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首句下箇為字極有意分明謂堯首闢洪荒有為處大耳下文成功文章正指其實而言之天之大以神化無外言則天猶云配天非法天也蕩蕩無名正是則天處更無兩層

吳因之曰大哉堯之為君即大字便含下廣遠意而虛贊之耳若云至德不可加是說至非說大也堯德總統說積之身心而潛孚默契於天下即下成功文章都在內非專就心體廣運言

蕩蕩無名亦只重堯德難名不重民不能名上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此二句揔是形容無能名處蓋惟成功不可名所以加巍巍二
字惟文章不可名所以加煥乎二字徐岩泉曰、吾人終日在大
中祗見天之萬類森然而已竟不知天之所為是天大處堯之
名祗見其成功則巍然文章則煥然而其為巍為煥者亦竟不
知誰所為是堯大處有可見而終無可名益見、得、堯之大○季
彭山曰、巍乎有成功煥、起、下句耳煥乎有文章正、是、成功、之、大
處猶日月星辰之昭者皆天之大者所發越也
按成功有文章兩有字根上、無、能名来有即從無中現出蘇曰

此節從首句為字生来不根無能名来雪菴解曰、蕩蕩民無能
名焉於無處想其大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然其有文章於有
處摹其大大哉堯之為君也
附餘南華経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盖世未
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若蒼蒼爾世亦未有見真堯者見其功業
文章巍然煥然爾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虞一序本地風
光豈惟世人莫能見即聖如孔子亦不能見孔子豈惟不能見
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為真見得此真見者山河大
地墻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羹墻 海蠡編
才難章旨○姚承菴曰、此章非並美周家才德之盛夫子原是

論才於周而因及於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於文蓋曰揖遜遠矣周之德無媿焉而濟濟多士不得輔治平僅以戡禍亂則其所遭不幸耳其意致特深○按此章精神結聚處只在唐虞之際四字周之德三字蓋悲武王不得遊唐虞之天而推尊文王之至德也記者劈頭便立公案即治字亂字五人十人字俱有意在吳因之曰武王克商孔子終有不滿故才難一節寔於揄揚中致惜才之嘆若言武王資十亂以勝殷不若大王守臣節以事殷但其意含蓄人自不覺耳朱註其旨深向可味

葛屺瞻曰此章乃言周之媲美唐虞者不在才而實在德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玩治亂二字便有揖讓征誅之不同吳因之曰當舜之時五官十二牧人才濟濟而第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自不消得多至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若有自幸其多者然勘禍定難已非揖遜時光景故夫子不嘆才之盛而反有感於才之難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此節固是嘆才之難實是贊周才之盛勿作不足之詞才難是全才之難非人才難也要在極盛之世見之唐虞二句重周言而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則其盛亦不能如周矣唐虞一盛寥寥千載至周再盛固見才難却

婦人此有九人尤見才難○牛春宇曰於斯為盛不就数之多
寡上較
輔慶源曰詳味夫子之言使人有愛惜歎重人才之意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此節大意只云周之才固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亦非不足於
揖遜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若泥定培養說亦
牽強○三分有二就民心言非真畫地而分也以謂左右之作
率字看服即帖服之義見其出於中心若衣之附四字無一毫
勉強意
附註以至德属文王本文何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耶顧涇
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為然書曰惟十有
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未受命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
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順之應之耳豈可
没其初心哉夫子槩而賛之曰周之德雖謂白武王心事可矣
附餘顧開雍曰豪傑濟一時之艱故為君者不可一日而無臣綱
常係萬古之重故為臣者不可一念而無君武王之率作十人
也只可稱豪傑之作用文王之翊戴一人也方可稱聖賢之純
心馬君常曰宇宙有變局武王秉之故十亂奮焉而為周之才
乾坤有常經文王安之故十人潜焉而為周之德論才則止得
乎十人之九論德則已忘乎三分之二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此章豈僅二字不必甚繞讀菲飲食三句便見禹克艱心法只
將菲惡致盡幾箇字眼模寫真是無纖毫罅漏處故夫子以無
間稱之言其克盡君道直接精一心法無些子空隙也不但
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者內極其情外備其物也力溝洫
而曰盡者無所不竭也疏曰飲食鬼神所享故曰致孝祭服備
其采章故必致美溝洫人力所為故云盡力
附餘徐岩泉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不於自己身上起念宮室之
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之衣之食之蓋其心在彼而不在
此有不自知其為薄者正是有天下而不與處也
馮具區曰自古聖人惟禹之治水作用最大有大作用者或細
行有所不矜却于衣食宮室間精義入神如此用心何等周密
管登之曰禹傷父殛故不知有南面之樂而衣食宮室過自抑
損情之至也至於祀神治民盡心盡力又所以祗承舜禪而不
負神人之托此皆孝心所形故夫子特表而出之徐玄扈曰禹
之時五帝之質朴猶存三王之文明漸啓夫子慮人有以升降
議優劣者故於堯曰大哉於舜曰君哉而於禹猶曰無間似有
深意

四書說統十一卷終

石鏡山房四書說統卷之十二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按聖人以言覺世。即啓口容聲。無非逗漏學者之機。記者默窺其意。而以罕言示教。不是不言。却又不欲盡言。此是聖人甚麼意思。若把所以罕言之故。一口道破。便非語意。○利字略讀斷。謂夫子罕言利。命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仁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一則恐其淪於卑汚。一則恐其騖於高遠。○利不是貨利凡計功筭效。皆是。命主理言。不必兼數。仁指心體言。命仁總是一理。但有天道人道之別

與字諸說各有解此解尤精

許敬菴曰、世之學者卑之言利欲、高之譚性命、聖人並罕言之
窮深極玄、而忽略於庸言庸行、其病不淺、於利欲之人、然後知
聖人為慮之遠也、袁七澤曰利、聖人不肯言、命與仁、聖人不能
言、王觀濤曰記者不欲以理欲、溷說、故著兩個與字、
袁滄孺曰、此三者聖人何嘗不言、只是要把利與命與仁並言
聖人則罕言之也、蓋天理人欲、不容一口而譚、如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此不以利與命並言之一徵也、如仁者先難而後獲、此
不以利與仁並言之一徵也、此是唐虞分別道心人心之意也
執御章旨○按此章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觀黨人
口氣、都是美夫子之辭、但聖學全不貴博、故拿個執字破他、夫
子之意、不是辯其無所成名、只是辯其以博學為大而不可名
恐世之人、但求之於博耳、黨人立言之弊、只在博學二字、夫子
射御之說、亦只辯其博學二字。

諸解附

此解平實

李見羅曰、黨人以大哉稱孔子、儘知孔子無所成名、彷彿民無
能名氣象、孔子聞之、不敢自當、擬執一藝以自名、若不喻其意
者然、

不立一解正是解人

張侗初曰、名、乃名目之名、不作名譽解、無成名、正見其博黨人
重博學為大、而不知夫子之大、非博而無所成名、乃化而不可
以名也、故孔子也不說個大、也不說個博、也不說個名、只就平

道藝不分亦是轉解

把執字亦貼卻又轉法華矣

常技藝事自己籌度一番見無之非學無之非名處此際冲漠
意思非言能傳故只須在子聞之謂門弟子七個字上想
張南軒曰、黨人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者哉故夫子但
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偶居其最卑者以見道之無不在
○學至於聖道與藝不得分之為兩黨人識夫子之博而不知
博之未始不約也人知夫子之執御而不知御之未始非道也
吾執御矣一以貫之者也
周季侯曰、黨人錯認博學是大故夫子反將博字引歸執字大
意謂人惟無事於博故空洞之中得以息心於何有倘必取期
博學則一能一技逐件俱要去做執御也可執射也可件件可
執即執盡天下只如射御一般盖黨人看得博學忒大夫子說
來只做得一執御之人何等湫少可見一博則便落方隅便不
得為大夫子本意全在語氣之外不必將名字牽淡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牛春宇曰、黨人既稱大哉孔子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皆
所以賛其大也無所成名猶言人莫得而名也何謂惜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王觀濤曰、聖人只不欲以徒博率人故為此言若曰與其汙漫
博學吾寧執御耳口氣平易明白初非反言以見道無可執也
且執字亦只專習一藝與執一不通之執不同

作莊戲語也得作真實語也得

本文兩衆字

附解　李衷一曰、吾何執一句。不是虛下作執射執御起語。正夫子無執本意。承上文大哉說來。正見大無可容。吾之執也、執射執御、不是審度之詞。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言外有諷悟黨人意。吾執御矣。此夫子遊戲語。蓋既已為執。即御亦執。隱然見執之可鄙。而凡世之所執者。皆射御類也。此即多能鄙事之意。不是謙詞。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李九我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他也從不得。此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非奢儉之儉。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繫三綱五常者。萬世不容易。

從儉即是執禮

附參　李衷一曰、二節俱是維禮之意。周末文勝。競趨奢靡。夫子欲挽之而不可得。以純易麻。正有反樸還淳之風。點出個儉字來。分明有從先進之思。不是以上段起下段。只是就禮之變者上斟酌。俱是大關係處。泰是亢傷其君。意或曰二節原是一意。以亂生于僭。僭生於奢。從儉之意。就是維僭之意。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此章總見聖心之虛。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完全此心體。空然洞然。何有四者。要就聖人心體上描出真無境界。不必着在

不必以事前事後分貼

事上說一念自主便是意一念箏定便是必一念不化便是固一念有己便是我皆是道理上偏有執着莫看粗了。孟子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故有期必之心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個我耳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

意字解 王龍溪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為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必固我盡從意成毋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為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象有形皆在吾無體無象之中隨感而應而實不離於本心自

然之用或以毋意為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毋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或以毋意為毋惡意亦非也善與惡對心本無惡有何善意有善可為是謂義襲非慊于心誠偽之所由分也或以毋意為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我字解 龔應身曰此我字只是己在念頭上說不屬形骸上說聖賢無我乃是克己佛氏無我乃是輕身故云外其身而身存又云使無此身亦復何患此其間不可不辯

附異 羅近溪曰毋字是禁止意孔子之所絕者絕此四毋也蓋一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心便非空空本體

附餘

袁七澤曰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亦未嘗有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為有蓋聖凡之辯微矣

文在章旨〇此章是見聖人以天自信即孟子不動心之學非好為自矜亦非姑為自解也將喪未喪都活說乃未定之辭但其意在未喪一邊耳註添一轉便說殺

子畏於匡

按古人遇難而有戒乃儆備非畏懼也亦有愛道以愛其身意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夏九範曰文即典籍之文道之所寓文傳而道亦傳也茲字猶令人說這裡一般孔子只說文不必說道只說在茲不必說在我得與於三字尤隱然

胡雲峰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違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袁了凡曰後死對既沒而言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無所動心此事天立命之學也蔡虛齋曰子曰天之未喪

此說為是

一貫二字亦不必增入

斯文也是猶望其建也非是止欲著述以傳來世而已此與吾為東周之意同

附參管東溟曰玩天之未喪斯文當指贊易一事說易始於羲皇為萬世文字之祖文王演之為辭故羑里不足以死文王夫子韋編之披文在茲矣匡難如何害得

多能章旨○全章以三語斷之太宰謂多能是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不居其聖說多能非君子之所尚蘇紫溪曰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而已太宰以多能為聖不必言矣子貢謂天縱又多能亦未能脫然於多能之外猶多學而識之習也故夫子以君子不多曉之記者引牢之言特提出一藝字正可味道形而上藝形而下一上一下之間而聖人之所重輕可識矣

附別焦弱侯曰昧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為礙也然此非太宰之所及也故夫子微示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外見以多求道非其數也其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何多之有

○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按說者皆作太宰之謬然說箇與字及何其字則亦非直以多能為聖人也乃揣摩而未得其所以多能意

附別焦弱侯曰太宰聖夫子以多能黨人大夫子以博學充太宰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乎充黨人之

見則游于群毀之塗而非毀也援之乎百為之會而非為也
無成名[illegible]其所以大成也歟
○子貢曰[illegible]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莫中江[illegible]太宰不惟認多能為聖併其謂夫子之聖亦是疑詞
故子貢[illegible]他說爾疑夫子為聖者来眞個儼天縱容他生知
安行殆[illegible]個聖了但爾為能多能是聖則多能特其餘事耳
固[illegible]不必做寔字解與又字相應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
陳新安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見得夫子固是箇天縱之聖
人又兼了多能夫子曰太宰知我止是應承了太宰多能之語
少賤鄙事正迴避了子貢天縱之稱君子不多則已打破上面
兩個聖字而多能非以率人意在中
吳因之曰不多也三字極妙聖人要從大原頭處透徹千頭萬
緒多會一原即多何足以名之湯霍林曰不多不由學問就天
生本来說原無一物焉得有多馮具區曰夫子說個君子不多
正欲子貢想其所以不多處陳元卿曰君子不多之意即在上
鄙事句便見得徐自溟曰只是不多連能字也不添
附辯 袁了凡曰太宰知我乎言太宰其知我所以多能之故乎或
以為知我或以為不知我皆非語意李東一曰夫子以多能為

鄙事這多還在約弋獵較上看其與不多對還是精粗上下之
別非博約煩簡之別近來把多能當多聞多見看以不多當一
貫看畢竟非不貴多能本旨
附王宇泰曰、多即不多、多即多、非不多而多不存、非多而不
別多不顯多與不多多血脉不斷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以
多能為聖意雖失之而語則無病子貢以聖又多能則多能在
聖之外血脉斷矣故聖人覺之曰太宰知我乎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點出一藝字正以藝證多能不以不試證少賤也或謂君子大
受不為小知誤矣須知聖人之藝處皆是道特恐人見以為藝

故以不試別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
牛春宇曰此章只是聖人本無知由問乃有知意鄙夫一段總
是形容滑個空虛順應的景象雖有荅問而總歸於無知○有
知無知知字都從知識上看空空屬鄙夫兩端亦屬鄙夫其
字正指鄙夫言不應屬夫子身上李衷一曰鄙夫從空空中起
問夫子從無中生叩一語相觸了無隱機到竭時鄙夫依舊是
空空夫子依舊是無知夫子不曾有分毫知識增鄙夫自己心
體上亦不曾有一毫知識加入故曰無知兩端註云始終本末

上下精粗陽明云是非兩端者來只是真知本體之全耳聖人之心渾渾淪淪尋之無迹只是無鄙夫之心未鑿未破叩之有端故有兩

諸解附

楊慈湖曰無知者聖人之真知而聖人之知實無知也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以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

李卓吾曰空空如也正說自家心體無知竭亦是還歸於空處

方明齋曰聖人之心冥之則無觸之則有雖應處見有卒亦還歸於無

陳行之曰以空空屬鄙夫說亦通蓋惟空則可叩也兩端亦空中所起之頭緒耳陸象山有言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

朱子曰兩端猶言頭尾也竭兩端言徹頭徹尾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無所不通

徐玄扈曰兩端即所問中而已具其者無我相竭者無留識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

巢睫子曰未問無知以待彼方問時無知以益彼既問後無知以滯彼總是箇無知也故嘗思叩而竭亦非由問乃有知之義

舊破本文吾有二字

只是形容箇無知光景

袁七澤曰、虛明之中豈容一毫妄知聖人真無知也惟全體無成全體有小叩小應大叩大應譬如風不自觸故遇物而于喁不斷鐘不自鳴故隨叩而清韻常生聖人若有知焉能叩兩端而竭耶羅子曰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為鄙夫之問而只為明此心之體

周季侯曰、世人只憑着自己聰明見解便把一個空洞的道理都攪攬到自己身上去了却不知尋索自心我從何處躲根知從何處盛立彼我之間一片俱是圓融無礙境界我只從中一為叩擊本自完全正不必取天下之公藏作自己的家珍耳空空二字只是想像道理如此似不着夫子與鄙夫上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高中玄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托思鳳鳥河圖以寓意耳若得伏羲舜文之君即鳳之不至圖之不出可也李卓吾曰說已正見其不已處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許敬菴曰其作與趨無非天則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唯聖人能全之爾

附餘 謝顯道常令朱子裁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

分而截看者非

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喟然章旨○鄧定宇曰此章通是贊聖道之妙高堅前後正是欲從末由時光景通是彷彿形容之詞聶雙江曰顏子既得聖道後只覺着力不得故喟然而嘆仰鑽瞻忽正是形容道妙處非嘆始求之難也循循二節只歸功於夫子之善誘正是發明首節意卓爾句分明是瞻之在前末由句分明是忽焉在後工夫無先後二際其見聖道亦無虛實兩界王龍溪曰顏子喟然一嘆盖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末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附餘 問顏子没而聖學忘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試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没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傳習錄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着聖人之道是個恰好底道理不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高堅前後只是中庸不可能程子曰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

通章精神全在喟然二字上

後。但只未在中間爾

周季侯曰、凡人到心力莫盡處始發之嘆。喟然二字正欲從末由之真景象也。記者以此擬其神情。絶有可想。丘毛伯曰兩彌字一忽字。正是立卓之境。此是悟後譚。迷乃嘆道語。非求道語。乃既得語。非初入語。

附舊 吴省菴曰、喟然之嘆。固是嘆道之妙。實從末由處來。初然如此力求。不但無所從。柳且無所見。一得夫子之教。便去着力。及着力之盡。又到着不得處。如之何而不喟然嘆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按前節是總唱起語。此節大意是由今日末由之光景。追思夫子當時之指點耳。循循只是不淩節而施之意。非博約有先後之序也。文禮非二物。博約非二事。文即禮之散見處。禮即文之會歸處。點出二我字。見文與禮皆吾所固有者。夫子只一開示云爾。方文伯曰。文不是名物象數之文。即視聽言動日月之燦然者。禮即本然之天則。由博歸約。即從視聽言動浚到性靈上來。此與克己復禮是一件工夫。

工夫亦是一時俱到

附博約解

朱子曰、博文約禮兩事。須是互相發明。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和勿齋曰、學問無窮。必究極其理。是曰博文。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王陽明曰、博文即是惟精。約禮

即是惟

蔡覺軒曰不說窮理不說格物而說博文蓋文上該乎理而比之禮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而說禮便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準則若說理便泛了更味兩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

馮厚齋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顏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耳沈無晦曰想顏子至此不特文理是筌蹄即夫子平日教示亦都是借徑故下個誘字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湯霍林曰通節一直說下非有幾轉惟欲罷不能是以既竭吾才惟既竭吾才是以見其立卓而欲從末由即於其立卓處言之非是兩個境界湛甘泉曰博文約禮何以欲罷不能仰鑽瞻忽是致力在夫子身上博文約禮是用功在自己身上日用常行自為自淂無可罷時耳欲罷不能是住不得手時雖欲從末由是放不淂手時

欲罷不能句

王龍溪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違不已才就是性之作用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擽捨性命恐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淂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為上湊泊非竭才也

如有所立卓爾句

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李衷一曰卓立曰有則非無曰如有則非有是不落有無境界欲從末由就是卓立之分明處道體虛圓活潑無在不在可從即非道非真見道安能以末由狀之張子韶曰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尚爲蹤跡莫從見處留形影始信心齋萬象虛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句

徐自溟曰玩雖欲二字只是嘆道妙的說話正首節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的意思若泥定回寔欲從則連卓爾亦是呆境○王龍溪曰喟然一嘆何異譚禪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悟後語譬如黃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竭才于善誘之教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姑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卓爾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既悟之後無虛無實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真見也

附餘　袁七澤曰骷髏裡一副思量解會的力量所謂才也真使得人七顛八倒至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眼見虛花孔子沒奈何難以本分事接他且教他去博文約禮漸漸消煞他才力果然苦極憊極欲休不得湊泊到鍼劄不入處一副力量都消磨盡

了然後躍然有見乃通身汗下曰將許別有元來如是遂休歇
去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親證人不能作此語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
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
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此章聖人只惡一欺字由之行詐只自為臣一事上言之管登
之曰夫子嘗從大夫之後則以臣禮治其喪亦非無辭但春秋
之作全在誅僭竊以正名分而影用大夫之喪禮乃身自犯之
則何以矯三家之僭而討陳恒也故切責由如此

梁無知曰此與不肯厚葬顏子共一個念頭蓋君道師道夫子
知其有分何必復借君道以為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語極有
味

通章俱是喻語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此章即是用行舍藏的道理子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言妙
在於待○張南軒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
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
者必待其可而後出爾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
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

蔡羲伯曰聖人無一日不思用世子貢豈不見得美玉之論非

諷其沽也是商量如何應用之詞但不免微動於意夫子則用
行舍藏無一日忘天下而未嘗先與一天下用我之心故曰聖
之時者也○沽之哉三句一句讀意實重沽但沽亦須價至耳
今人不解此意待字看得鄭重將夫子一片易世之熱腸寫作
傲世之冷眼試檢夫子一生行事語言曾有一日不沽否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張南軒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於海之嘆同或人未之喻則以
為直欲往也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無入而
不自得也○不必說所居則化此言礙了中國只在君子居之
一句上討神情何陋之解只就其言而反之不與明言亦不堪
深論若着一死煞語便是癡人爭夢

附餘 薛敬軒曰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
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
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内外華邪蠻區愚夫小子皆
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爲居夷
之言非假設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章只重正樂而雅頌即樂章蓋被諸絃歌者雅頌得所即是
樂正裡面事反魯內有正樂工夫而正樂即有刪詩工夫然後
二句舉其成功言○雅頌各得其所就是樂正翕純皦繹以樂

之節奏而言此不主節奏主聲詩之被於樂者言三家者以雍徹則不得其所矣舊以得所爲殘缺有補失次有序說與此稍異

李衷一曰哀公初年遣人自衛迎孔子孔子有興魯之望以魯事之非莫大於名分而名分之倒置莫甚於樂故寄定名分之心於定樂之中得所就是樂正非以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爲得所謂奏之於所當用便是得所蓋古者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篇章不相淆亂使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乃所以爲正樂之功

附徐儆弦曰雅得其所則可施之於燕饗會朝受釐戒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如周公之盛矣頌得其所則可施之宗廟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如成湯文武成康之盛矣蓋使夫子得用則其正樂之功見於行事者便是如此非空言也

因商頌故附成湯

雅頌考

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張南軒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未盡其道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

附解　楊慈湖曰此皆平常初無高峻難行之狀孔子明示中庸之道所以破學者求道於高深幽遠之弊湯霍林曰何有於我正在日用細微處即家檢點此些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高中玄曰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沈酣顛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王宇泰曰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衆人亦未嘗箇箇傲慢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允恭克讓安安却根於欽明文思中来稱舜温恭允塞却根於文明中来乃是盛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今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失事公卿謹密決不致淂罪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

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章夫子因川流以想見道體而發此嘆不宜直指道亦不宜直指水只就天地化機上闡發逝者二字可味只活潑潑地之意不可作往字解不舍正是所以逝處晝夜常逝而不止見化機無息之妙全要描寫他指眼前所見的以狀出中心所會的

光景言外見體道當有無息之功

程子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徐玄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薛敬軒曰[illegible]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虛缺處逝者如斯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諸解附

周季侯曰宇宙之內那一件不逝那一刻不逝常人戀景着物但知來而不知往夫子拈一逝字舉宇宙無窮機括盡情點出

張侗初曰天地之道運而無所積不積者逝之謂也聖人實會得眼前都是不留礙不停息的轉眼便去轉眼便新遂於川上偶一洩露之是以為聖人之時時非晝夜之謂也往與來相接之處有真血脈真光景存焉悟此可以言不舍

楊復所曰聖人觸目是道偶在川上而歎之昔人所謂在川言川是也切莫認指為月

問逝者如斯夫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陽明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工夫方纔活潑潑地方纔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致極處聖人也如此

楊慈湖曰時運而往自生至死流逝如川之急常情戀景着物多不悟時運如此之速故不勇於道學聖人斯言所以警論學者深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如好好色此誠意之學聖人指出人心中一點真好正要人全在不見之地着力非絶望語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吴因之曰此章是聖人鼓舞其辭以戒人之止勸人之進兩一簣字要看吾往吾止一是譴責深罪他一是鼓舞引掖他語意只謂止則便是我自家不是進則便是我自家本事人亦何樂而自止何憚而不自進哉全是言當進不當止與為仁由己語頭不同○李卓吾曰先說止而後說進此聖人絶妙鼓舞

徐自濵曰九仞之後猶當凜一簣方覆之思一簣之始便是存九仞易虧之慮

姚承菴曰大抵學者精神須教常奮發然須徹頭徹尾無少懈怠間歇方是精神鋭始而懈終卒歸於無成為山掘井之喻可為三復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李衷一曰語時精神醒發流暢活動勃勃乎不能自已處是不惰蓋描畫出妙解的形狀不可說行時不惰若謂奮然欲行之意亦未是不解的人與語如水沃石一味昏眛無醒發便是惰了

衰了。凡曰他人行之而不惰、惟四語之而不惰、只就心裡說力、行即在心解中當其聞教之時、精神奮發意氣殷勤、如苗本具生息之機時而一施沾着便發暢茂條達自有不容已者、令人着不惰通作平日力行工夫全不像語之口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王字泰曰止字當作止極之止、令人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惜乎二句惜地尚淺程逵未到得家耳究之安汝止艮之止其所大學之止至善即此止字

侯二谷曰學無止法言心也然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知終終之斷之為止傳以方進未已言之蓋諱乎學之有止云爾朱子曰顏子乘到那成就結果處

附舊 鄒嶧山曰只是惜顏子進道之勇自平日工夫說言四之學有進機無止機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王觀濤曰此重學必期於成語意要重歸到實上論而兩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兼天時吳省庵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嘆其不應有此以今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張雨若曰採春華而忘秋實學之大病也故學必歸到實上方是為學

丘毛伯曰夫子欲人在根本上用功人心如穀種必培植灌溉

而後漸生發漸充滿若不在根本上用功甚至不秀不實者亦有之說得煞甚警醒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此通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人看說可畏所以歆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惕他吳省菴曰見後生之終便是四十五十之人原四十五十之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如何一息可怠惰得

張南軒曰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附参 王陽明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夫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來對令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

附餘 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以遲暮而因循面墻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

為貴説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章主聽言者當以心受勿作納諫説法言巽言俱是規過紀律森嚴故曰法言引諭委曲故曰巽言理無可逃故必從情無所拂故必悦此自進言善處然必改與繹而後實收其益全在聽言者自家理會與進言者無渉故曰吾末如之何不重吾説之窮重彼不可救正上繹取抽繹之義抽此頭緒細細去尋便有奮發改圖意在改字亦根心上悔悟来
湛甘泉曰説而不繹猶不悦也而甚於不悦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悦不從者即錮蔽日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説只是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或曰從與説也還是個好機括説了不繹從了不改可惜了這從與説故説未如之何全是激發語氣非絶望語
按本文法語之語與巽與之與亦自有辯而既曰法語下復綴一言字蓋聖人之言稱引古訓動則先王故云法語而聖人之意則委婉開導故又曰巽與之言法與巽非兩項即繹與改亦相因要歸在改上方是實受其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以上句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説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李卓吾曰以三軍之衆而擁護一帥奪帥非易事借此以極其形容洪氏曰志氣之師也故以為喻

不可奪方見志不專或生死言

張南軒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踰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定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爾非志也

附參 李崆峒曰、正好在匹字上著意、匹者一人之稱也、對三軍之衆言、舉三軍言者正示以衆志難持意志奪於多岐而不可奪於獨立、匹只正無所倚而獨立者

不忮不求章旨 拈此章總在心上看、心體要灑落最忌粘帶要冲虛最忌盈滿夫子從不恥中指出一用字便是引進子路機關故總此不忮不求之心耳用之則可以臧誦之則未足以臧、前後只是一意不必以守境化境立解

沈無回曰、人心念則進、有則執、至於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即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矣、夫子一則曰何用不臧再則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前念為臧後念非臧正念與執之間耳老子曰人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學問無窮尚在語外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胸次之詞非實有是事也 恥從心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為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着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不忮不求根上恥字來忮者恥之激而為忌嫉求者恥之溺而
為希冀精神全在用字上李衷一曰引詩不是贊嘆他乃是
誘掖獎勸他使他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明得何用不
臧內意非有兩層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衷了凡曰心有所着則好境皆成魔境子路終身之誦非不復
求進意只是有意執着耳故夫子就其得意處而遣斥之使知
百尺竿頭更有進步按是道指不忮不求之道足字宜味謂
之曰何足以臧亦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
耳用者階梯之意足者歸宿之意

李衷一曰何足以臧不必拘拘粘言處貧富上論吾人性分內
事原無窮也謂之曰臧果何有足時自見以為臧即是未臧李
卓吾曰叫他去想是道也緣何便足以臧巢睫子曰曉得是道
也何足以臧方理會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松柏是借言非喻言要重一知字然以歲寒而後知之分明慨
其知之晚而無及矣有國家者慎毋以歲寒知松柏而為松柏
者亦何樂以歲寒受知也手肅愍曰松柏後凋不徒是明一己
之節有賴此以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

張南軒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

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栢之質堅剛矣獨於歳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爾

湛甘泉曰後凋也者不凋也以萬物之凋而見之故曰後凋嘗

子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其天或曰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王觀濤曰此自心體現成者說不必云工夫亦不必云次序○不惑就在知字上見不憂就在仁字上見不懼就在勇字上見不是貞外感只是言心體○

周季侯曰此章是勉人進脩意須要體貼發言口氣與憂懼這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似本根之障却不知心體上原不曾夾帶此三種來若從心體一照本境現前諸情自歇你只看知者何曾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勇者何曾得有懼人不自去參證只說外累難除真辜負此一片好田地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李卓吾曰此分明指示人以為學階級也○吳因之曰此言學者既進一步當更進一步猛勵以漸至其極可也可與不可與乃步步促之使進與知之者節主意相懸絶或曰此章以學字為脈權只是學之究竟處或曰全歸重到權上自可與共學必

直至可與權處方為適道之極方究得共學之事言未可與者正是有待而進不凌節輕發以令人馴致其極之意袁了凡曰學所以謀道可共學而未可適道則所學者為何事耶蓋道者率性之謂纔着安排便非性體故學雖向道而趨終是有作有為之方非究竟達天之路即極力脩持只可謂之用功不可謂之率性既能適道天真易合保任尤難一毫有間全體皆非故未可立能立則時時處處無非道矣然統同之性易達而差別之智難明周流六虛隨方合節權豈易能耶徐自溟曰學者立得純熟處亦自然能權權亦由立來而化其立到權處亦是立處但立時恐未必權時

附權字辯

邵二泉曰此權字莫對經字看不是處變之權也權只對立字看立是持守之義權是變通之義孔子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無時無處不是權也若必以處變言權則變不常遭將何處以驗學之能權與否程子說權即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辯都在處變上說權字非此章之旨

或問權之義高中玄曰權稱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自漢以來皆以為常則守經變則行權不知經者權之衡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相為用而不得以相離若以常變分經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

曰伊川云經則是大綱大紀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然乎曰未也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術有不及而以錘濟之乎曰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曰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如何曰經是何物道是何謂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分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

唐棣章旨○陸象山曰上節是說階級不同夫子曰舉詩中室自遠而之語同以掃上節階級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自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吳因之曰語意虛活不曾明說個理只借豈不爾思反言之以點醒人中涵無限意思言只是不思那得有遠中間更着一字不得若說未之思所以遠誠能思便不遠則意味嶄然

四書說統十二巻終

鄉黨第十

鄉黨章旨○此章當在聖心敬信上發玩首節一於字下節一其在字便見是個時中之聖蔡曦伯曰常人於父兄宗族前誇逞才辯而一遇當場大禮大政所在一籌不能展聖人則恂默於鄉黨而大能發抒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無非天則玩上下文勢信當如此看非兩平分列語

胡雲峰曰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

只重言註中貌字不重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王觀濤曰恂恂只是樸茂對文飾言不對詐偽言似不能言正是他樸茂處二句連看勿斷口氣猶云恂恂乎其似不能言與斷斷兮無他技一樣文法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謹字即在便便內見之無兩層徐自溟曰於鄉黨則敦退讓於朝廟則示建明其隱默於鄉黨正以唯謹之心而默養其能言之氣其發舒於朝廟又正展其能言之似而自致其忠孝不容已之極思上下相形只一意

朝章旨○朝字截起作冒以君為主上節是接下之言曲而當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侃侃是明行其直誾誾是婉行其直總是一直字踧踖是趨步不遑與與是踧踖處中適總是一敬字

朝與上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下大夫言誾誾如也

徐自溟曰首著一朝字頗重見是君之朝也是諸大夫所共以事君之朝也諸大夫既是共朝以事君則所與言之事皆為君而言侃侃誾誾皆形容其言時之氣度聖人豈以勢位之崇卑而異待蓋下大夫分等而人衆非直毅且開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隆必巽語始臻和衷之雅因人而施無非忠於為國意○按誾誾所以異於侃侃者在和悦二字而未嘗不諍則與

劉直之意亦同但常和悅来便覺差婉爾故曰聽其言也厲君子之常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踖如象其起居不遑之狀而與與如又象其踧踖之中適是一箇意象不平對輔潜菴曰踧踖二字皆從足盖心惧而立不寧也

陸聚岡曰說君在則天威儼然聖人又豈肯隕越於下故踧踖而不寧亦與與而非矯乃其忠敬自然之心所流注也

使擯章旨○首節是被命之初次節是賓主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節是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盖始終一於敬而已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輔慶源曰擯所以接賓者盡主人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

擯考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此時賓主俱在門外舊解傳命出入之說非

按左右手正傳賓主之命的事。左其手者。揖未擯而傳主命。不敢內背君也。右其手者。揖上擯而傳賓命。不敢外背賓也。此凡為擯者之常禮。畫在夫子之衣襜如上

○趨進翼如也

趨進主延賓而入。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揖所立時而襜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時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賓退是就館時。非辭歸其國也

臣入不平

入公門章旨○此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事。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自始至終。只是一個敬。○雲峰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者可見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入公門三字是通章綱領。鞠躬二句連看。下句是形容上句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立行皆入門事。不中不履。即是敬心所形。

棖閾考

或問中門之說。饒雙峰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

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為右入以闑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蓋避君出入處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按國有朝會則君立於門屏之間而卿大夫士之朝位各列於門外之東西故孔子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以就朝位君猶未視朝故云虛位

附考

依字作扆

宁字解

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即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堂是內朝升堂是由階而升堂上笏則搢之紳於腰間手無所執故得以攝齊屏氣似不息非真不息也氣肅而息微似不息者耳○或曰自下升高鼻息出入之氣易粗而喘令屏氣一似不息其恭而安可知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出是成拜後出堂降一等者下堂之階復位者復朝班之位怡
怡如也正是形容逞顏色處有媚兹於君之意趨字連上謂沒
階而趨也翼如是行容之敬踧踖是立容之敬

執圭章旨　按此章以聘為主享與覿亦聘中之事論聘又以
敬為主容與愉特敬中之舒徐做弦曰敬以成禮和以達情是
一套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
循

按執圭是諸侯始封天子所命之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
通信還則納之於君如不勝一段通是假借形容語
丘毛伯曰天子一捧着命圭自頂至踵手足頭面那一處不為
君用故敬形於躬則鞠躬如不勝敬形於手則上如揖下如授
敬形於面則勃如臨戰之色敬形於足則縮縮如有循行之度

附考

諸侯以圭為瑞

周禮太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
之好聘禮曰使者載旜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面使卿進
使者使者入衆介隨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閑
命賈人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受宰宰執圭屈繅自君左授

使者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

享禮有容色

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所獻之物皆受問庭實曰皮幣輿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

附考

禮器曰大享其王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又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私覿愉愉如也

聘與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乃其大臣

附考

按聘禮擯者出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公事畢而請覿是欲交其歡敬不用羔者因使而見非特來也諸侯之庭為

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不以紺緅飾章旨徐儆弦曰孔子之服邪正有辨公私有別
寒暑有宜表裏有稱長短有度吉凶有等朝祭有經其動必中
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
胡雲峰曰前數章記夫子之容貌此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
貌無一定之象故多以如字以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
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
焉
君子不以紺緅飾
此言常服領緣之制重在不亂其制上王觀濤曰齋服所以交

神明練服尚在三年喪內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故當有別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只重間色不正只舉褻服可該朝祭或曰褻服近身衣以
紅紫為之不宜非以間色賤之不用也禮服非止用五色之正
雜間色亦有為之者

附考

禮書曰青赤玄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緅緇間色也五
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為正色相尅為間色故甲
己合而為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為
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

青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王子淵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羔裘朝覲之服取北面之義而尚黑麑裘視朔聘享之服取潔素之義而尚白狐裘蜡祭息民之服以報土功而尚黃裼取袒裼之義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

附 蔡虚齋曰依語錄則裼在内依集註則裼在外今考之玉藻曰羔裘緇衣以裼之又曰麛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又記曰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由此觀之則裼在外明矣

附考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温也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鹿之為物善接其類而麛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

○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褻裘與寢衣俱私服則長短可以意裁以之安身亦以之利用或曰褻裘對上公事之裘說宜以褻裘長短作句長一身有半

疑是度其身而半之如今之着小衣以便寝者亦非必齊衣也
似無錯簡
狐貉之厚以居
節宣吾身之寒暑亦順天時賛化育之一端
去喪無所不佩
佩玉以象徳佩器以備用王逸季曰佩者東之旗也行清潔者佩芳徳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惟去喪則諸佩俱備見比徳於玉小物克勤之意

附考

許白雲曰凡佩有徳佩有事佩徳佩則有琚瑀珩璜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玟而縕組綬若事佩則如内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君子居喪則去佩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齋則績結佩而爵韠去喪則無所不佩其制上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辯其聲有角徴宮羽之序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道徳之備紛帨拭物之巾也刀鞘小刀及礪石也小觿解小結大觿解大結狀如錐銳以象骨為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所以鑚火

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

○非帷裳必殺之

王宇泰曰帷裳有事於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不容于殺自此而外無不殺者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廟可見尊尊親親之心非止為省費言

附考

通釋曰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蓋朝祭法服取其方平故裳用正幅上下齊濶猶今之裠狀襞積是今之衣摺以人身之腰為小故於腰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腰爾者斜裁其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腰而有縫也殺則無襞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白虎通曰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誠於哀死內外如一也

附考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朝服二字重敬君也或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
禮廢故每于月朔必朝服而朝所謂我愛其禮也

〇齋必有明衣章旨〇子之所慎曰齊精神在数必字見出蘇石
水曰聖人之齋心齋也無一念不與神俱也

〇齊必有明衣布 據本義宜補必有寢衣一條
陳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純素之心
楊見宇曰明衣日之所服者白晝如對玄冥也寢衣夜之所服
者夢寐可通鬼神也

〇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王守泰曰夫人心易于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間亦必變而遷之

異于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

食不厭精章旨〇在不多食斷上是飲食之制下是因飲食而
類記之總重在節飲食上〇李九我曰此一章不但見聖人飲
食之節且見其衛生之嚴徐玄扈曰此章句句有不字聖人節
欲處多
吳因之曰道不外日用聖人非必矯拂人情以自異也記者默
窺其意而記之曰不厭精不厭細其節制之妙正在人情中發
出天理作用而老莊必曰五味令人口爽是欲絕之也嗟乎此
吾儒異端所以別也孫淮海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孔
子可謂知味矣粗言之不過日用之常而精言之可通神明之

德安可以其微而忽之哉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輔慶源曰以是為善情也亦理也必欲如是則流為口腹之欲矣

附考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毇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出丹鉛錄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出呂氏春秋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出禮大傳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徐儆弦曰食饐而下一步深一步語但自必不可食者推起耳不然饐餲餒敗常人亦能辯之何待聖人食之精膾之細膏粱者所深嗜而特不厭無口腹之欲也食之餲魚之餒饑渴者所不擇而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

附考

饐是飯初成而濕熱氣盛之時餲是飯已久而味變也餒自內出敗自外入兵陣外破者曰敗失飪味不得其和不時物不足於氣

○割不正不食

王宇泰曰林氏以為割乃宰割之割如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也豈非所謂用以禮者與西山曰割不正者飲食之淫巧奢靡也恣口腹之欲而至於害性故不食之此聖人飲食之儉素也

○不得其醬不食

饒雙峰曰古之別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則非特不備亦必有害其指所食物而言

附考

濡鷄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出內則濡讀為胹烹煮也實蓼者實蓼於腹中也卵醬魚子為醬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陳北山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便滯穀氣穀氣勝便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

袁了凡曰酒若有量而不亂何難之有惟無量不及亂所以為難情不必矯而性自不易所謂不為酒困也亂兼亂德亂儀者不及二字可味

伊川曰、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血氣致疾、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輔慶源曰、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

○沽酒市脯不食

輔慶源曰、衛生之嚴也

附考

註訓沽為買、鄭康成訓沽為權沽之沽、詩云無酒沽我、毛氏註謂一宿酒曰沽○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

○不撤薑食

薑味辛、得天地之義、薑性温、待天地之和

○不多食

輔慶源曰、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槩言不貪多之意、亦見聖心之樽節與窮口腹者不同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吳因之曰、養生報死、原無二道、聖人之心貫乎幽明、徹乎人鬼、雖尋常飲食間、而心思意念、有與天地祖宗相流通者、自無往而非仁人孝子之念、報本反始之誠○不宿肉者、公胙不留神之恵、不出三日者、家胙不褻神之餘、出三日二句、是記者推夫子不出之意

○食不語、寢不言

食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禮云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

之是也語由人先發言由己先發此皆聖心純一而不他而養
生亦在其中○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原只一件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朱子曰曰必祭明無不祭之食曰必齊如明無不敬之祭蘇子
由曰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或曰瓜字不必更必字禮云
食祭尚環是其証也祭是祭上古始造飲食之人註先代字即
上古
附餘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
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
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畟先
畜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
席不正不坐
此須活看勿泥坐位一件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
蓋舉此以見其無往不正也輔慶源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
處則存於中者容矣
附餘葉少藴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
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
鄉人飲酒章旨○徐徵弦曰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
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處○按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
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此二條正是聖人敦禮教事所為観於

郷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即此意。

郷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此亦見恂恂如也。尊高年。所以教讓也。斯字可味。

郷人儺必朝服而立於阼階

按儺之禮見於周官。則王制也。阼階乃主人之位。朝服所以示敬也。徐鴻洲曰。聖人朝服臨儺。想古禮所沿存而不廢。郷人所習聽而弗違也。縱其說或誕。而聖心不妄也。且跳躁庭除。事極狂悖。而聖人端冕正笏。儼然當階。其何物之不正。或曰此是聖人不違俗。亦不混俗意。

附考

按儺作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古者一歲三儺。季春命國人儺。以畢春氣。仲秋天子儺。以達秋氣。季冬天子命有司令郷人大儺。以逐疫。以達陽氣。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王宇泰曰。再拜而送。非拜使者。拜所問之人也。使者所以將我命。往見其人。拜送。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楊龜山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飾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

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隣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
爾然孔子不以為直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看若斟酌於貴人賤畜何異說夢

君賜食章旨○首節承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禮三節蒙君
視疾之禮末節趨君召之禮種種周旋曲中總是事君盡禮唐
士雅曰聖人非求合於禮惟心之所安即是禮要在平常中見
得是聖人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正席先嘗只重如對君上不薦及須賜意俱輕逮下之仁奉先
之孝育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侍食于君君若只自祭已便先飯先飯者一是以膳夫之職自
任若為君嘗食一是以臣子之禮自處不敢當客位若君命之
祭則亦祭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禮接君必立於阼階疾不能立而東其首猶阼階之意若曰受
生氣豈獨君視之時為然耶東首亦輕只重加朝服拖紳不敢
以褻服見君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王宇泰曰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以此看禮家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為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為過儀文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胡雲峰曰朋友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通不必拜○姚承菴曰死無所歸則殯不以存沒二其心饋非祭肉不拜不以貨財加於禮曰於我殯曰字是體貼他心裡的口氣朋友所拜惟有祭肉耳不然雖車馬亦必不拜只將祭肉來形車馬語意自重所以不拜上

寢不尸章旨○首二句是敬以處己見齋衷至有盛饌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意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

唐士雅曰聖人動容雖總之從容自中而細味此章皆就意想所不着處獨發自然而然之義如衆人居自或出矜持大賓公謁時猶作意其他或交際不得不謹朝廷不得不嚴乃曰寢曰居曰狎曰褻曰盛饌曰風雷雖尋常日用隨地皆然豈亦有所為而為之耶故註僅以為容貌之變而吾謂特重自然而變上

○寢不尸居不容

馮厚齋曰寢所以休息易于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

所以自安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二者非養心
之道○此正聖人與天地共卷舒之象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以人言是平日熟識者褻以地言是尋常習見者變是惻然
驚哀貌是儼然致敬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此以車中所見言式凶服是哀人之死為生靈動吉凶之感式
負版是重民之生為國家觸聚散之思周玉繩曰式負版聖人
有無限情況其轍環天下皆為生靈之故一旦車中遇此版籍
即林總如在目前即有三代生聚之想叔季憔悴之悲自不覺
其式而敬之也

附考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
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
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緣其意以致敬禮之於賓主也或曰聖人之情安於質儉饌盛
則奢有傷於中色變而起示不儉也
迅雷風烈必變
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

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王守泰曰聖人即天天變聖人安得不變舜烈風雷雨不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徐自溟曰此與春秋記災異意同

○升車必正立執綏

正之一字是上下文關鍵綏是挽以上車之索非僕人所執之綏也升車而曰執綏方欲挽之以上也此其立特暫時耳而必正立以執之見造次不離於正之意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唐士雅曰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他目容端口容靜手容恭只就說得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旨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按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契無非時也斯字而後字重矣因之曰首言鳥有見機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徵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為証

諸解附

徐玄扈曰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觸機有感寓言自

嘆其時夫子見之而弟子或未之見故着曰字在山梁雌雉之上蓋一時景色攝點與二三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忘雖指顧嘆息而飲啄自如所謂至人心鳥不亂行者也一見子路向之遂驚鳴遠逝則所謂翔舞而不下者耳此等自有天機存焉不知所以而然門人就目前拈出以明夫子為聖之時而後人以為淺事也

巢睫子曰天地間只是個機字時未動而機伏時一動而機呈此機人與物共之但鳥無私欲之累故其機靈人惟多私欲之障故其機蔽機者時之候也色者時之徵也

周玉繩曰吉凶共域而藏也愛憎寓形而著也利害隨影而還也違天者不祥故夫子臨河而反視雁而去此其所以為聖之時也子路之仕衛也曷不嗅乎曷不作乎集而不擧夫子寧獨嘆一雉也

葉氏曰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彩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嘆雉同意

鄉黨總論附

姚承菴曰學而一章是孔子自摹的小影志學一章是孔子自叙的年譜葉公問子路一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我知也夫一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鄉黨一篇則是門人熟察於俯仰之間彷彿模擬孔子的行狀

徐岩泉曰、皆有個恰好天則不待觕量不待安排布置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此豈着心思所能只緣他心思明淨員融流動活潑直是玲瓏眼竅中透出天理之妙隨時隨處皆有規矩有文采如春工造化不營餘力而千葩萬卉錯然陳列想見至此不覺手舞足蹈矣

楊慈湖曰、鄉黨一篇皆夫子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惟觀其變色屏氣勃如躩如禮數紛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王龍溪曰、論語一書多出於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義間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影像若是傳神手筆絶塵而奔非步步趨趨之所能及也

忘機曰一滴水具大海味謂一滴水非海不可謂海是一滴水不可行住坐卧穿衣吃飯無非佛也而佛盡於此乎尼父亦復如是王弇州曰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昌平坂學問所

四書説統十三巻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